

太室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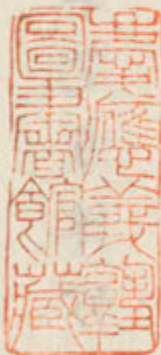
十五十六



太室集卷十一

讀儀禮通解

太室 井孝德 著



通解之作為在朝者議禮儀而在學者不當由是亦
不當不由是所謂不當由是者儀禮自有儀禮之體
周禮自有周禮之體大小戴於二禮雖為輶翼亦自
有一體學者專提通解不通全書之體不知冠昏喪
祭之禮相待而成相依而明也於是不可無失矣所
謂不當不由是者吉凶軍賓嘉之義不合禮禮不
適變義有不備禮有所闕不通而合則何以闕創創

之旨見禮文之全也於是不可無得矣然則如何學者先研精全書通其辭義後舉一札為之經聚二札及佗書係禮文者為之緯而次第舉之庶希無所遺也然亦謂此書勿為足兵以此書為目而可兵是亦有不當由是不當不由是之由也

讀戰國策

山東之士勝秦之士者燕有樂毅魏有信陵楚有屈平趙有虞卿齊有馮驩韓特無之所謂勝秦之士者此數子咸置秦謀士于策中而用之則安不用則危亡隨其後次之齊有田單楚有陳軫趙有平原秦牧

使此輩專制其國亦足使穰侯應侯白起王翦之徒瞠目拱手而不使也世常勝國之安危不在士之多與不多在用與不用用與不用在其君之賢與不肖山東之君唯有燕昭王趙武靈王韓昭侯而秦自孝公以來無不肖之君是六國所以竟弱也國之強弱不在兵之衆寡在合從連衡不在握其權山東欲從不必得秦王欲衡若取寄然是秦之握其權所以特勝也夫秦握其權而山東之命縣于秦王之手使樂毅等數子專制其國無益于存特延時月之間耳

寄滕守中

徧觀文學之士三藩脩長讚肥諸侯之國莫敢比焉
頃讀足下所輯讚中勝記唯讚尤亦彬々唯讚尤亦
彬々而天下莫知者何也不讀此勝記雖僕多所知
予讚亦莫知也滕子文有言曰鄉人嗜權勢而不貪
名利嗜權勢吾不知也三都之盛丑方之會無以讚
名肆者是不貪利也文學彬々也莫之稱者不貪名
也夫讚自管公為太守蓄洩十年一朝薨薨現其光
彩諸侯之國安可當哉三都之盛丑方之會嘗試使
其稱高材疾足者與讚人馳逐爭千里之途未始孰

其在先也亦其盤屈鬱結之氣非盡于今日者則將
未之事益不可測也勝記因久保子送上雖途隔十
里如躬踐其境足下之貺哉鳴渡想已下筆若有成
乎升鳴渡于廣陵之上天下傳誦苦紙價之貴不容
疑也新君東歸必其從駕相見在近抃躍以俟勉加
餐食以慰遠懷

題竹山居士東征稿後

予之與子慶交久之知其能而知予之不能及觀是
編益信其能之不可及也其生平所業姑措之於文
也譬諸翦裁根株拔棄莫不巨細存意莫不巨細着

神於詩也譬諸笙竽宮商徵羽莫一相恃于耳莫一
相侵于律是編也行李倉卒之間在予之漫漶不省
物見事于境見苦于事不遑顧筆研矧於工之與拙
乎即子慶亦如固自不着神存意而東行之稿一首
極一境之致西上之記一時殫一事之遇不着神而
神存不適韻而韻諧風火之艱道塗之變後未有草
史者亦必不措是編它永三月上已請也馨喬卿至
則大村子圖送致是編與書去年臘月二子又訪予
云夫人復來如何詔未畢子圖送致詩與書牘如上
已時河山之邈浮沈之虞雖侯伯之報期所必得

而再得此奇者我交源平有神兵且書云下評語及
文字于前後我三人便受一役去造成畱其編別錄
所成致之雖以予之不能於知其能不居喬卿也馨
之後亦不可謂之有能耶不以汙穢收諸卷末其亦
不待請其亦不待請

雜圖序

王世貞曰文字為天地間一種物誠哉是言也於天
地間文字誠為一種物而其可比之者画耶非画乎
之画之謂也讀詩可圖草木鳥獸讀春秋可圖列國
地形讀礼可圖周旋位置宮室車馬簠簋鼎鑊圖雖

古人有之非已自製不得所以作之之意苟欲自製
非博覽諸圖亦不得作也山川險易衣服制度隊伍
布置禮樂度数非圖尤不易明或曰年表亦畫也圖
畫之用如此其大亦近為一種物予讀書苦難解作
圖得其解者多積歲月加考增字者今輯為一冊以
貽諸子弟未學者子弟其勉余此意如此圖不必採
也安永二年四月

答佐俊卿

盛暑隆赫尊候平和幸甚之實錄之命寔出意外
孝德朽腐之餘老疾及之而不敢固辭者以併命自

諸大夫以下錄所聞見而佐固陋也自領命諸大夫
以下寅畏奉承綴緝送與佚事粗集疑事粗明固無
裁制之才臨帑恐懼握筆汗流使先公之盛德至今
未有次序今公之大孝至今無能贊成逢執事書至
雀躍以為十年一牘必是事也必是事也必是能有
誨至披書承諭妄誦僕之虛名無裨僕之不逮使僕
有大恥不慊而失望于執事也執事願無所恪以垂
教誨日夜東向德音是俟國香館詩敢不承命然未
知前執事所集誰也請賜字示未必無所獲于四方
君子又僕固欲有請于執事而不敢鵬突今也因蒙

不鄙私有請也夫執事者國之巨室而世卿之胄也
念當有冗絰推史抹有益政治之言而待異日之責
也而知舊朋友之報以其風騷之懷冠于東土雖是
尊積于中而不發于外之所致也僕老疾之年急迫
之意為國為民欲一聞其用力之所屬久矣子範朝
夕在左右若僕豈足承教只恐執事才之敏質之美
所先或錯其序是僕所以不辭狂妄之罪惟執事察
焉

復中井子慶

伏讀易斷及今弟諸論說得明、快人意志有此弟

而此兄有此兄而有此弟古人以二難稱者見
于今日今日之美談也但僕見衆林而心悸也大驚
小怖不達其旨欲因二兄之說從頭分解執故曾所
集錄一一對映希以有所正訛謬然固滯之質為旧
習所錮遂不免有所壅塞其中尤魯焉莫曉者以文
言併繫辭取歐陽氏言為其言淆乱不出于一手而
正史記之句雖高明達識非僕鄙限瑣屑暗大道之
所能議然未敢幡然祛旧業專一從二兄者非以二
兄為有可疑也若從之乎從志學所屬意倫擇輔嗣
子憂程朱諸家之注不可用者將處其半謬之毫釐

差以千里其謬不止毫釐則恐亦欲過其半是非所
弱質病幹能負得至也若有可直到之理則雖畏途
不敢避也唯二兄万願指示其歸疑義數條是非專
因未教而發別帛開具以上章句各餘放

先天後天河圖洛書

文公當初不信先天曰此是邵子一家言我不畱
意于斯不知其如何姑闕之可也後有問者每輒
曰此卦画之所以起也於河圖洛書亦曰雖後出
而考之上古而不繆表裏縱橫一一與易出入不
可以中廢而為道士妄作而疑聖人所為也此詔

前後雖不可考蓋初不畱意而謂邵子家學後推
考而信之可見也河圖洛書亦然程子指賣鬼者
曰此亦可起數也蓋其意取其數而不必以龍馬
為聖瑞也膚淺末學唯知為玩數擬方之一事而
不知二先生信之不由姑闕焉可也

卦變

卦變程子雖無卦變之說亦有以卦變解彖者朱
子有卦變之說而云非經之本志近也東涯先生
立對卦相變之說予意曰上下曰來往或一卦之
中或侘卦之久而不言為它卦何卦也雖曰無卦

變可也曰上下曰來往批其辭必有變動也不可
曰無卦變也後聖作彖以上下往來釋卦辭則前
聖画卦不可無因上下往來立義朱子批邵子重
卦之說見非經之本志故其義非必闕經程子不
信邵子於易見有卦變之義說之必有其義要之
卦變之說有不可廢近也斷不取卦變快則快矣
愚之所未敢從也

重單交卦

徑一圖三徑一圖四用全用半之說古未有聞存
之以待有聞也若夫以無聞而不取其有何所取
也

以歲再閏

張氏以為以歲再閏之象具于三變成一爻之中
故以歸奇於扚為前閏以再扚為二揲當閏間之
二年以而後掛之掛為後閏文公意張氏以掛一
為歸奇失名實也以為以歲再閏具于一變之中
故以一掛再揲為不閏之年再扚為再閏之年而
後掛之掛為後變之初掛

掛一于小指之間

掛一于小指之間者無明文然不於小指則無所

卦或以為掛格古無此畧且掛格則歸奇於扐之
歸無所指也歸者掛一之一先居其所揲餘之策
往而歸之也

三變成卦

再變三變不掛則得陽之法三得陰之法一三變
之後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陰二十八少陽二十以
皆掛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咸二十七
少陽九老陰一於占得陽常多得陰常少其失只
推之于文字而不推之于掛揲也
掛扐過揲之異

文公曰掛扐之數七八九六之原過揲之數七八
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舍本取
末去約就煩而不知其不可也豈不誤哉愚謂掛
扐者一用而存過揲者三過不存非掛扐重而過
揲輕耶止歲再閏之象具于掛扐而過揲獨象四
時非此原而彼委耶凡物少者為本多者為末非
此本而彼末耶掛扐三變之策可一見而知也過
揲雖画地不計較不得也非此約而彼煩耶且揲
掛扐者過揲可略掛扐具三多三少之理故也過揲者掛
扐不可略也略則多或少文公之取掛扐抑亦有故

也

用九用六

朱子以為用九用六觀六爻皆變占之卦彖辭之例群龍无首即坤之北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其法見于左傳非朱子創意

九六七八

九六老陽老陰七八少陽少陰也九六父母七八子也父母可以統子故曰九統七曰六統八也歐陽氏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名爻此九六中自有七

八也若為陰陽二爻之稱易遂無變之理是以於六爻變曰用九用六觀九六變而七八不變也而又不係辭則不知占卦下辭因異其辭而博其義已

童子問脫字

童子問第三條以文公所引推之脫九六之下九六字

童子問之說一

永叔非深于易者以博學能文之資時偶成此說已故其說多自外來而無發于中以彖象為聖人

之作以係辭為大傳者固是而一概欲通卦爻象
象一概欲絕序卦雜卦說卦文言欲棄係辭中不
出于一意者而其氣之銳無平淡簡短使人思而
得之意也近世東涯先生大旨粗同而文義周密
意味喫緊大有益于學者者有得于中而無意于
外也今奉一二論之革去故而鼎取新互言而有
所主也永叔去取新二字代木與亨飪抑何不類
也如論小過之象曰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則可
矣曰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則抑何其戾也夫事
之可過者仁愛也不可過者威刑也然亦有其時
而齊不為失中也在小過而謂愛不可過愛竟何
施又以為四德非乾之四德此外未之意不以四
德非乾之四德而弁四德非乾之四德也以文言
出于穆姜而弁四德非乾之四德也竟不言乾卦
下辭童子問一篇皆此類也蓋草木略說不暇自
救之所致其書不可盡信

童子問之說二

說者云永叔傷也儒掩人揚己不止正其失併与
是者一切易之故作詩本義百餘篇其二百餘篇
曰毛鄭之說是也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止數

十事予曰詩則請從如易六十四卦卦爻相持改一義則終卷不得不改安得曰止改其事謂之公心通論則以其平素言如此編不用功玩索可見也

疑義三條

程子於穆善之言無論朱子云非本義二先生蓋以此四德為与乾異愚竊謂乾主四德無佗語此卦主無咎言有此四德致無咎如此解則雖同乎乾不嫌乎同乾然見彖辭則不與乾同不能無疑朱子曰程子之說於易有不合若以為論義理則

大有益兵東涯先生亦云愚竊有疑傳因易立不與易合則其猶無皮之毛無根之草也使易不合義理則已使易合義理則易之所言義理程子之所言義理有二道何說
仁齋先生以卦爻為卜筮家之易曰主卜筮則不得不棄義理以彖象為儒家之易曰主義理則不得雜卜筮如此則卦爻彖象判不相入易云利者義之和也物合義則吉不合則凶合不乎義之外別無吉凶故語曰淫人之福者禍也若卦爻不顧義而唯利之為文王不足為聖也周公亦何存之

而示己之正哉不可判為二物亦明矣

復高子啓

前日子啓條束條去不能覩縷曲盡接來貺知所以
甬與健飾之狀鄙心則降矣嗚呼知足下二十年唯
知從事于筆研如慕遊間公子之名於前日之行則
知其志大超等倫今天下雖文德隆洽自非列侯都
城無作學館教子弟善風俗之設足利學者野參議
之所宮規距今十有餘祀雖廟宇存書藉散亡子弟
無居也掌之者丑山之徒因臘次差遣唯視學田之
豐耗為一生之禍福至建浮屠容像于門內有司不
知無詰之者至後不必不更為僧寺又所道與我儒
相舛馳則陰欲學者之稀少而其道不振固其所也
其勢有不可奈何者足下與滕子直憂之又固其所
也而欲購書藏之學造目次而請國子先生之序至
万也不散失使學者之書者負糧就之防變為僧寺
也是固所可成而未可成者自然有可就之勢所言
一曩時蘭林春臺二先生者司馬遷藏名山石室之
故事而無足下及子直此慮也國子先生云二生此
舉今日之美事書目成則下筆亦必詢之主僧使無
生得失也此亦僕之慮所不及足下子直其體此意

勉無張皇所惠新製墨按印章足下之所題記筆力
遒勁印彩燦々然文房為之生色矣高天濤有馬記
足下伊峽淺南二記當入選但亭觀樓閣之記於例
不取其可取者不如淺南亭記以人為主凡此集雖
古人文不免節其文伊峽記中除去者十之二三它
日觀全書幸勿疑怪與仲龍書即日展達仲龍喪母
喪次子悲泣哀噎想未作報平麟無恙時々言及足
下書益益工云下毛之遊得何奇勝後信詳示

祭淺君伯夙

維安永二年蒼龍癸巳秋七月十八日佐倉大夫淺

君伯夙卒其九月某日侍講中郎井孝德謹以薄奠
列祭墓下告曰

嗚呼君矣孤特獨立特與余交其交維何宮商相和
如絃於匏講終折義閱史論也它無溷敬詞是展情
文是觀志非也說々嗚呼君矣雅固本志學以為國
出佐節度入掾公府勤循法則環衛之序銜銓之任
竟無苛慝維剛維柔維栗維寬隨時善職嗚呼君矣
中年許交見君唯是閉室凝精伸舒之倫人亦有擬
每位改變羊舌之比便其所止其德以成其變以協
以行以俟嗚呼君矣弱冠交臂披肝輸膽謂柔不屈

謂教不忤受之豈敢沈思致病浩繁有理謂名豈捨
乃棄旧稿乃服鄙衷薦脩省覽嗚呼君兵臨下以恕
事上以忠棄私徇公棄己徇人外內和同崇弘正道
排擯異端以率有衆夙夜綜理堂遑啓居操執匪躬
嗚呼君兵食寡未時事倍壯年西事未半東事後殷
處煩晏然室家而恤朋好而憂成病不痊仁者壽域
可躋不逮何必斯天嗚呼君兵屈意斯深遠行何為
孰不痛惜府廷察案猶望其儀可為己為生涯無憾
唯余斯知斯具菲奠斯從泣哭願其饗之

與世馨

曩昔之雅猶在目睫唯溷長者是懼所示答仙臺人
書言朱子徂徠同歸于仁甚好但大國不可測若有
疑朱子徂徠同言仁而說仁不同者不得不重求其
問此非片言可折雖老兄體驗斯至可不預備如何
如何玉山碑成之子風流冠于一時而所徵唯一碑
余之瑣人不勝其任則深悔曩不辭却今行一本願
子二三君子深切批誨使無遺憾兼復邀伯修同看
勿得草率略過孝德白

與喬卿

閱撰詩絕無于麟所取則似承于麟不得不曰續也

然蜀道難長恨歌等子麟所不取非偶不及之此亦
非承子麟不可曰續也以四唐乎非別四唐出入有
難恐不免少年輩之詆姑篋而勿出不脛

贈高崎大夫管子煥序

高崎大夫管子煥勵精贊治問余以紫陽徂徠孰
果合右聖王之道余曰是非為政之急子姑守其所
舊好之乎是皆足以從事何必喋々效書生輩論難
講說折字句爭分毫為然子煥好問々之不止余於
是不能已子懷德憑告之曰朱子始入朝以朝壽皇
格君心以輟北虜張國勢言不見聽而後去講明堯

舜之治以待異日之用既不得遂志出當保釐之仕
拯荒正界振綱黜姦偏舉賴圮之政以活一隅之民
亦竟不得畢其緒而後去揭著聖賢之道以貽万世
之則蓋所謂格君心張國勢者往昔管仲樂毅諸葛
孔明所處而時名臣李綱張浚所難也所謂拯荒正
界振綱黜姦者一循吏之仕而不必假大賢之出也
其自仕如此而所成不過此者因在上之人用之不
用也享保時徂徠上疏也論國勢不過如賈誼之改
服色易剗度論郡縣不過如京房之考功課吏其病
咸中于絳灌及公卿朝臣之譏議蓋其所資才推辨

博掩于一時自稱知古言以立家自外及內執一廢
百即亦不能終其說徧及六籍謂宋儒闇禮已之於
禮不能得宋儒十中之一謂宋儒闇務身實不仕一
官不涖一縣尚何及知時務由是觀之其規摹之大
小不啻相什佰已然使之臨一官治一州必立其効
致賢守令之聲彼優為之設使亦承其教治官及民
而成循良之績不為有所不逮也唯其為術知勸不
知抑知進不知止知正不知不正為之慮有益于今
而有損于後有利于近而有害于遠有成于暫而有
敗于久其何不可之有大都巫聞邊邑巫善祝問其

術邊邑巫曰弟子唯誦禍福有門一章安敢有聞大
都巫曰是太上之訓宜乎有驗而無窮也但以有為
無益善邊邑巫從之由是其法不驗今高崎其君賢
入為卿士子煥其愛莫助之教有司治農商使各得
其所者其君之所不暇及無乃其職乎以好善之質
播慈惠之德固足矣子煥其莫執彼廢此起爭端妨
成功矣至夫立言之素有難遽盡以難遽盡之事欲
諭一言之下不成亦明矣故姑叙臆記之事粗報規
摹大較爾

肥後故侍讀時習館提學秋山先生墓碑

先生諱儀字子羽其先脩前牛窓人中未豐後居鶴
崎為鶴崎人姓本村上至曾祖考冒中山姓為肥工
正祖考諱重勝皇考諱定勝皆襲其職不調皇考取
篠田氏生三子以弟號需庵者後千秋山氏業醫受
俸無子出仲子為之嗣仲子先生也先生於是為秋
山氏學方遂博涉群書晝夜不離几邑老生梅園叟
府文學屏山翁偶見其發春秋微旨歎曰將來不可
則也善詩精書法凡百技藝一見悟其妙莫不出人
意表是時肥靈雲公老嚮文學換資為生負更養
它子敬賢以先生適江都至則使就林氏塾從是名

譽日盛至林公臨講席病作使之代講居十餘年
靈雲公即也葬畢歸于肥弟子受業者十人以上隆
德公以為肥於是乎濟公名賜金幣開講前廳盡敬
如也子受業之礼無何進秩為侍讀與俱適江都又
命辱造公子城南莊俄公即也公子代立使先生
作誌銘除喪例當更名先生又承命擬進先生以舊
恩故進言莫有所避公察其忠誠待遇有加居則
在側出則入講書于大夫人君夫人之宮比歸國大
夫人君夫人每遣書信必曰秋先無恙否賀五十之
年進班比銑率長親書詩與之先生豁達不修邊幅

然中實小心以為猥膺優禮念所以為報國在職無
可為者建議興學校薦俊選十餘人為司業公乃
立先生為提學、成講孝經親帥鄉大夫士聽焉轉
一階從上士秩先生自始從靈雲公東凡十餘行所
過莫不希知名得其詩其書為榮焉被酒輒曰我不
踐舊轍者其得之也以沈思也蓋人知詩之蓋當也
而不知行之高一時豈亦不免為才所使耶寶曆十
三年公朝江都見老且衰留視學政駕發搆一搏
于所居後臨流負林獨坐其上吹笛以自娛其冬十
二月十一日歲六十六卒葬諸城東龍田山所著玉

山集若干卷遺稿若干卷配衛藤氏生二子長曰遜
字子順次曰仲未冠今茲安永二年子順懼碑銘未
成同時輩流稍為異物以余先君子既子之交又收
余于末年致所撰狀與數士慙墓誌請余為之猶余
者羽生蒞井孝德今見仕佐倉知屬意重誼不容辭
叙其首末繫之以銘、曰
嗚呼先生志之斯立行之斯遂斯繹其概斯實有使
豈無阿曾祥由富嶽聲加薄海實存建學自信其祥
自銘其心少長不改造詣固深功在所期名非所必
名立功從功立名溢嗚呼先生登嶽報祥發蘊着神

詩已盛唐文亦先秦百餘年未豪俊如千視之蔑如
當之無難寬而不肆栗而不局師友無益姻親無篤
居喪六年守忌終身古礼久廢也無數人居困而安
視窮而施遭逢有幸外內無私嗚呼先生之此大藩
逢此賢君藩固崇儒君亦好文入侍間燕出遊諸
侯從此俊髦遍彼名流清鏡無底水月似我比之孰
敢居之自可揮蓋婦人措筆息絕國喪遺老也之英
傑本無城府側容緇黃莫望不哭莫聞不傷不有敢
隱不有敢增後世史氏此石斯徵

佐倉二孝婦傳

真壁久下田村民茂兵衛貧無子名它人子吉平為
子長為娶婦、順乎夫孝乎舅姑里中号为孝婦室
曆十一年茂兵死十二年吉平死姑悲泣不已得病
不能起喜怒失其常孝婦恐其匍匐獨出有所傷損
夜共被卧晝負姑行從姑所言或左或右或遠或近
中途而改未嘗一執荊命且怡且耕且炊且績供衣
食無乏明和四年里正告之代官後藤某曰夫死四
年子斯未嘗有少怠後藤乃具劄子云子之於親猶
或不能適其意婦之於姑多聞勃谿常州本稱強獷
難化今孝婦事姑有孝守節不渝願得賜褒賞而勵

窮鄉難化之俗使霑恩典而覩君上孝治之德公乃命有司閱恩典賜以米若干印幡下勝田孝婦者村民四郎右衛門子久三郎婦也明和五年冬久三郎從弟草隴而憇時日已暮久三郎以為猪發鳥帑銃中之死之者父詣吏乞免久三郎死因宥以遠四郎年八十餘不能耕稼亦傷其子不詳慎殺無辜從弟泣而失明妻亦久病屎尿不能輒起孝婦為人耘耔養舅姑女子之所不能為者百辛不厭其父自夫出時虞其家不完圖改嫁之孝婦泣曰舅姑且夕就木唯妾之賴以得活也妾朝出舅姑夕饑妾暮去舅姑晨寒妾不忍棄去若舅姑得終天年妾不敢違父母之命里長范聞之莫不惻然欲擇一夫配之使共養舅姑孝婦以不知夫存亡不之聽晝夜力作無訢其苦偶會比年旱蝗野無滯穗之利里無耕種之雇中民以下皆乏豆菽孝婦常得可食之物而歸至使其不知其為凶年夫居時人唯稱為佳婦夫出人始知其孝貞無比者至旱歲知非勉強所能及也里正告之代官逸見某問它縣人莫不稱其孝明和元年公賜之米命臣孝德作二孝婦傳

孝德曰二孝婦非誨以聖賢之訓非勸以賞褒之典
資質自然所成也編戶寡婦而辱公族之褒賞又命
作其傳布諸四境傳諸永也乎欲賞不得賞欲名不
得名夫孝婦未始有欲于斯而得之勝于獵衣撮襟
貪名希賞之人者以資質篤百行之本也我公孝治
之効於是乎在

古梅園墨譜叙

吾聞之物大都不因人不著人大都不因文不顯今
夫墨之為物身之壽不及硯之以也數而痕之壽何
啻以硯數也然彼有譜而此不與焉者未逢其人也

南都松井氏也工製造自其先人作譜行于世而後
其製樣形像可傳之後是逢其人而著也松井氏亦
遍請名家之言先焉後焉苟有可紹介而獲不遺餘
力貴人公子不特於譜意欲觀播紳之美者於其先
焉後焉者也是亦得其文而顯也後也可畏也焉知
未若之不如今也方將其有史毛穎表陟厘至使文
房閼闕不常喚屋社此譜未嘗不為先茅也是不可
不叙

呈佐俊卿

去年相命之下府邸之衆莫不拭目望新政矣僕等

德亦願君之仰答君上之德俯副衆士之望而莫使人言無學不害也未幾聞有命往統關宿之戍且疑且怪以為公之拔君為籟衆庶之喘也未及預一事發一言置之無用之地一年想其無此事及事果然則以為是養德成業公之慮至深豈為一歲惜其行哉於是重歎小人視之遲矣前日因例與同僚共致賀賤今也關宿之行在近矣賀歲初併勉以一年之後狂夫之言聖人擇之君其勿緩聲低語為自重之計也國香館詩若干因命賦上荅宿偃蹇少年不足貢以故不多得後有至者即呈送不備

與子慶論易

十月晦日書至伏審尊候不堪欣喜前是田君好傳口語至未及作書拜謝後辱此示教懇切感禱罔措仲龍此際久不聞問之子本復耿介與人不相馴似有外向君脩近日一再會晤一日語余曰無新注止經不可解易尤然余曰以吾聞之孔演于王程依于孔如足下之言未及探淵源論之至日昃蓋本似信東涯之易所命徵文章諾而未果及東征稿藏而不出是殊不可曉事雖然其為人亦難有名家詩選願畱以備覆瓿之乏貼金墨一笏小女踴躍為歡

謝、下教數條敬服、、加之許重請教頑愚之質
少有不通即條以請伏願勿憚煩勞重賜發蒙月中
有師氏之變却得少間欲作此報會長女生男未往
出入遂留至今勿怪緩誓

河圖洛書之說因足下有朱子不信之、言而言朱
子信之、驗耳如圖書之為何物僕私解及經傳通
義論之以、書手未致諸左右請教也只僕之所見
與足下大乖錯今姑以九疇為洛書言之顧命所列
皆歷代傳室之物也如河圖未知其為龍乎為馬乎
傳至此時可見也如洛書箕子見武王言其義而不
傳之其龜背也何以陣之于兂之戈和之弓之間是
雖顧命無洛書如未可以與河圖為一物僕之所論
用劉牧之說然於其說取十之一雖不致左右足下
其已檢校明其是非僕之論大抵就圖字書字施工
夫
用九戒過剛古說如足下言歐陽永叔始見以為占
于變朱子批之又批蔡墨之言為六爻皆變之占見
群龍无首吉者即坤之先迷也利於貞者即乾之利
貞也舉此示易中六爻皆變則占之卦彖辭又其皆
不變同用本卦彖辭而皆不變者全用彖辭它卦皆

變而未者用半之法也

古說曰元亨利貞為四德朱子為大通而利在正固者其本在乎解用九用六之有異無蔡墨之言後也何知皆變之占伏犧画卦本非為占後也就占之耳如用九用六未為占之前乾利貞坤先迷而足無何煩着此語其曰為占者設似有不可易者

用九用六猶言用陰用陽也僕未敢如此見何者七八九六相須之數言九六則有七八可知也無七八則何以老陽為九老陰為六且何不曰初陽初陰別起不可捉捕之數且古易雖不言陰陽之外無

易論以陰陽昉於孔子恐無此理不然別有所主而言

朱子平常以元亨利貞配仁義禮智配春夏秋冬於易却以彖傳解它卦之文破彖傳釋乾卦之文所未安也是其本在乎以利永貞當乾利貞蓋利永貞之利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之利非利貞之利此語獨當乾之貞此段亦大有分辯於占法乾坤不得不為二德然亦二德四德不可豫指定也於本義宜依朱

子平常說

以上相通而言不一一分別明者察焉

與□□論易

如僕一敗不振者唯大國收之附庸之列教其不建
幸莫大焉小國言之大國令之如僕何嫌遂籍口于
君子之前是以敢復有請願勿吝餘教江都多士大
率以僕狂愚問之不答犯之不較常以供一笑之資
未有如足下兄弟切々以希有開發者是亦非
狂愚安能枉此惠是狂愚之一得也
卦變所請教僕三說中之第一而所賜教示與第二
說九同一異而比僕之說穩當有加焉敬服々々如
第三說遂因朱子說憶先兄知僕此意不俟多言

用全用半不可信如足下言是以僕固言存以待有
聞也要文公亦用參天兩地之數耳盖自此以上有
不可說者存焉而文公欲合之算法及天圓地方而
成天五之數也而為此說僕未喻不可不然之旨故
博訪諸君子未敢輕絕存以俟有聞耳
七八九六古說盖如足下言如文公用參天兩地言
之不為無據因徑一圉三徑一圉四可疑併廢參天
兩地乎鄭玄曰衍兩儀之數為五十是參天兩地數
之所以起七八九六由是而立可見也
文公非取掛初廢過揲以掛初取象多而過揲取象

少也王昶曰先取奇數以觀多寡後取策數以定老少亦猶閏月定四時而成歲也是雖合二者之說掛扣之可先可見也僕固言此說非因足下兄弟未敢而發故誤書三爻咸卦之說耳其餘異同參錯前條中不復一一而說但如筮儀掛一字誠係大關鍵未有敢斷當有嗣請

讀越絕書

越絕書之於吳越春秋猶若大戴之於小戴也一錄可存故整一錄不可棄故不粹其本為一書不容疑矣其辭則託曰子胥奇古峻發絕無模糊頽靡之習蓋吳越山海之間始洩鬱勃之氣久藏州閭之中者至補綴而成之或如用修所論東漢二士邈然是時未判為二書唯稱曰越絕則已判之後而春秋之名定亦不容疑矣

讀書後三

跋一 尺牘六 序三

易論三

祭文一 碑銘一

總計十九篇

太室集卷十六

太室井孝德著

讀大史公傳

司馬談從帝登泰山病留滯周南不逮預封禪發憤
死後世為不在從官中後世之疎不特是已司馬談
已死遷續父志作史記談曰自周公卒且百歲有孔
子、至于今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是談所望于
子遷之詔遷以為明之者正易傳也紹之者繼春秋
也昔者孔子序易明先聖之旨作春秋脩周公所垂
法今先人使遷紹而明之熟視當世無為之者安可

讓而不為也於是作紀接于採錄詩書之時作書承
札樂毀廢之後而春秋褒貶之旨歷世相仍不絕是
父子之所志不小而所成甚大無不讀史記無關其
旨奉其功何也然人猶知貴史記不惜易傳之不出
疎于史文已甚亦何足論亦何足論或曰易傳蓋未
及成而死是以無補于世云

復森子陽

子陽無恙幸甚雲高記重脩見示因教改一二字
說教不承命唯未知兄之名與字有古人之詔乎以
類取之乎願錄以賜疑事教條兄之所不知悉僕安

知之然亦不獲已乎螳馬附所見以上為一解頗否
和漢聯之法如排律不論和漢置韻自有其地對亦
如此無對有韻者承和長句也兄所見止一聯所以
不曉也今有百句聯附歸使送達置几看玩其法自
明長簡三套敬以領受辱辱厚惠中心深愧

送大澤子毅應富山侯聘序

錦里鳩巢二先生奮曾仕加賀往來居于京師閥名
勝斷無有文章標異一山川近富山所望有若松岡
生所聞有若由美生所知有若吉村生及京師江村
君賜遊富山三月亦未聞有登立山紀白山也勿論

二山往來所經由使之望不能止敬筆裁錦可傳諸
天下者豈屈指之所能畢哉而竟無有者極足恠也
今富山侯使吉村生因南宮喬卿聘大沢子教于尾
微為文學子教之好文余固識之子教其行有所成
以拾先輩之遺以補名勝之闕以副好尚如余者之
望若夫所期終身之業喬卿已盡我復何言即我所
言故無有而今為之亦足為之魁也因冀子教為之

送佐君俊卿序

去歲安永二年拜衛尉佐君俊卿為相予既與同僚
進牋慶之今茲三月命鎮關宿々久也侯邑于斯

以久也侯畱守大阪使佐倉成焉於是俊卿寄書求
一言乎予々乃贈以言曰此行代前者也非率衆新
往也而其曩新往自城門下一切隸司農一寸之土
一位之民無寓治于我所職守關據城已是其法固
載令甲而時無夜吠之戾尚何虞非常為今天列國
之政內之宗社百姓外之事上交隣相之職無不總
領新除之日人人望其初政而出鎮無事之地是欲
有所獻一言而所以無得也然亦焉無有也俊卿其
復聞春秋時晉置六卿耶六卿帥三軍同謀國之利
害出則二卿帥其屈合為一軍貴者為將次者為佐

三軍而六卿居則中軍將為政佐之上軍受而告之下軍佐受命于將無將則上軍告之佐之於將曰事之它將雖貴其將貴之不若其將而其將次當佐上軍佐雖貴下軍之將居職無事人與事於人亦有間也唯是當局則未察利害之所嚮苟觀而後知得失之所由生也知得失之所由生而後當局利害之所嚮可察也有入于斯未嘗苟觀則何由至當局不迷也當局將也苟觀佐也終身當局列國之所以多使一將一佐晉之所以養材也當時強弱未嘗不由是也今夫列國之相內之宗社百姓外

之事上交隣無不殷抽列將之中居國相之任衆之所望者事而近也公之所期者材而遠也出鎮闕宿無事之地者晉下軍將移為上軍佐也當於是時育材養德苟望當局之政豈終身蹶蹶自救不遑之屈哉且夫城之與關可見祖宗之制鎮戍相望誰何不絕以固根本之勢也雖非用要害之時為官守之為官扼之不可以非材臨之則強其材固其守亦自然所得也是非知至者不能至之也故舉春秋時晉置六卿之說勉以強其材固其守以冀副公之所期望

字說

北越森子陽謁字說于余、曰我所命乎我言非我所命焉能得其說也然子既不自得也我遂言之乎子名曰樂、有數訓苟非自少相狃者安知其呼為洛乎為岳乎至字以子陽而後知為黃鍾大呂弦歌千揚之樂也且夫樂陽也禮陰也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而後合乎先王本之情性之教其以此字使人思而存之亦自思而存之居鄉里可以無次過也是命字之意不特自為戒因以戒親朋之相字者乎雖子之多端哉意其不能出于斯謁數語以為之說、

熊野遊記序

余辱責熊野記于仲溫、、因之後遊焉懷記未謁曰先生何以好讀山川記也既已好焉何以前日曰厭其多也既已厭焉何以辱徵熊野記也是僕所潛恠敢請其說余笑而不答受記讀之語曰山川固非記之所造攝而記亦固非山川之所蘊畜也然亦有焉非所蘊畜安成此記非所造攝安如目覩是子之果副余之望也非所以畏者屢徵責乎矜于豪舉私于鄉里睢、眦、冀列藝文文之不足標異其境、

之不足興起其文不愧河東之豕不服子都之美是
敢曰副望者之意哉所以余曩者厭其多也望勝欲
踐聞景思嚮壯而多事老而疲蕭綖令不能逐鄴謝
之行蹊禽向之跡安能愬然于懷是所以好其記也
若夫熊野之為山孰不知其為南海之鎮而子之營
造構築于一記之中而發其蘊畜于盤屈縈繞之門
者余之所以辱徵責而非厭其多之例是可以列藝
文哉
知政事前列判度支佐倉庾從四位下侍從兼相摸
守紀公行狀。

高祖父御史正成公諱正吉

曾祖父大老佐倉庾從四位下侍從兼加賀守玄

性公諱正盛

祖父大老古河庾從四位下左近衛權少將兼筑

前守不矜公諱正俊

父寄合領心公諱正武

公諱正亮字子直竹內宿禰後也宿禰歷仕景行成
務仲哀神功應神仁德六帝為國柱石因所生賜姓
曰紀子孫至繁滋三十二世孫石衛門佐諱行高伏
見帝時鑰倉執權平貞時誣奏遷于尾州中嶋肥後

字大橋負豐以女之與之堀田村由是氏曰堀田
後醍醐帝遷吉野行高子諱正泰從親王宗良適井
伊谷正平元年祀武內宿禰于津嶋以大橋負經配
正泰子諱之盛孫諱正武終南朝無改節曾孫諱正
純始事斯波氏玄孫諱正負事織田信長是公六世
祖也且世祖諱正秀從前田利家斬賊將三宅長盛
久之豐臣秀吉入尾州攻取大橋堀田十一氏邑高
祖父諱正吉去鄉土事備前々大夫稻葉正成以
女正吉共亡適江都仕至御史平曾祖君諱正盛
以外王母春夫人立太宗有力尊貴為知政事從四

位下侍從兼加賀守封佐倉十萬石實封十二萬石
免分月掌事太宗厭代自殺送葬曾祖君平伯祖諱
正信嗣分祖考諱正俊守屋萬石前是春夫人卒與
其邑三千石於是為萬三千石侯仕嚴宗至知政事
筑前守食安中四萬石嚴宗厭代無嗣祖考君議立
憲宗是以為大老左少將封古河十三萬石負享元
年為參政稻葉正休刺殺之于朝堂正休春夫人孫
也事秘莫知其故祖考君平也父特進諱正仲立分
安中二萬石子仲父諱正虎上野萬石子叔父正高
也父君益不得志為從四位下下總守遷為福嶋侯

卒次弟伊豆守代為福島侯安中之地盡歸有司久之移封山形進從四位下德宗時為大坂留守道平仲父君六子皆早死立也父孫宮川侯正昌子諱正直為嗣子先卒立其子諱正春為侯立二年卒号曰青叢公初祖考君有遺腹子諱正武見德宗奉朔望朝請生公卒仲父君以為次孫與之墾田三十石青叢公卒立公為後公母家人女姓小林氏嚴正教以義方俸給儉請可益德者無不營求公既代立拜為相摸守自去古河國日脧削省吏士減俸米不足供車服左右稱貸以奉徵令吏因作姦不可辨詰久之

覺其姦有由黜計相置監計始自為政閉閣三月深思熟計下教曰大夫士尚從我之言以出納為政之本我計五年而償旧債旧債已完給俸無闕於是公立五年下此令然特問其法行不行耳未嘗問錢穀出入有請者輒曰是有司職非我事尚何問哉重監察之任奉一人監計其餘每邸一人月半請問言事雖家丞不得與聞是以上下肅然姦弊永絕於是迎實母居本所邸尊為大夫人奉養無不至娶夫人饗執政日夜與列侯往來居家則與左右飲酒賦詩作歌又習刀劍槍法善騎田獵所獲便割啖從者有餘

歸庖常先士後婦女儒臣悻田信孝講經浮屠伯瑛
談禪教書又受武田晴信兵法因田穰正隊但習旗
鼓遂欲具士卒兵械如今甲所載次第就緒又歲發
廩賑吏士五年之後一皆如前言俸祿也全貧者盡
入子錢家公乃假諸姑諸母出貨半其息由是祿乃
為其祿後六年棄債折券以所收息償諸姑諸母邑
中自吏士俸抽百中三備緩急立法出貨初人或不
便數年乃便之公以為國賦十萬不比它侯與我共
俱治國臨民祇役供上之求者亦不比它諸侯之士
欲遷國以利宗社衆士是時首相佐倉侯松平衆邑
專事公傾意事之初婚姻壻舅以常樂公失朝旨絕
不與通迨公賢有公輔之望後來脩前好公不拒視
之如故元文二年四月奉使適日光寬保元年四月
為謁者列侯入覲或贈金帛公以為居官衆之力也
不可獨亨其利然亦不足徧分群下以吏士貧有不
得葬父母者為買人參貸金供棺槨又於例月買人
參於塲藏以與病者收其價比諸市價三之一已及
為執政列侯所贈藥物命吏藏之有請即與二年七
月代延岡侯領祠曹即智有獄十九年未有斷公領
祠曹便決遣之勅掾吏勿受賄不得縱卒吏擾所部

延享元年丑月代厩橋侯為大坂畱守進從四位下
至仕召左右尹斷大罪宥小罪毋繫獄瘐死江都長
崎事賈人每先知之二三日而府報方至公命左右
尹問之馭長曰府報有印篆文書汙之縲罪不測若
有之則申狀過寸晷亦如之是所以不速也市帖則
不然得錢即行八緩不如持府報走然亦以是速也
吏請如何從事公曰如此而足兵當有急報知此則
易為處置阪有卒百餘人前後畱守稟以守門是卒
亦知故事告士大夫勿敗事公試弓銃無一人知執
矢和藥公曰戎事不可不備前後畱守以竟不為我
用無事此不思奉上之節令隊長習弓銃如帶耒耜
既使人迎大夫人就養焉聘儒臣講孟子視宥座罍
制準罍繫以四繩作說言礼義廉耻廢一則傾明年
世子正定病瘵卒立正泰為世子秋德宗病遷西城
九月信宗立前是舉厩橋侯忠知位于首相之上以
兼邑專罷之古河侯忠良以久次兼政十一月召公
于大坂為知政事賜兼邑故西城下茅拜為侍從十
二月仙臺主平命議應除喪賀正否無能中旨公曰
臣聞諸侯以上絕荀親主既屈荀親推其本紀侯女
名之嫁仙臺宜從古礼除喪受賀然非人臣所當議

請西城取旨為允上悅由是受知于兩宮山形民相
率至江都請勿遷封三年正月遷采邑子佐倉侯采
祐子山形遷公為佐倉侯既古河侯列特進既橋侯
秉政是年八月十二日板倉勝丘無故傷熊本侯于
朝上乃罷不受賀使醫錫藥忠知勝興正陣等以勝
丘親故咸出待罪政府唯公與田中侯而已侯命史
使視吉良義央毛利師就時事公曰如此事不當以
例決且熊本大國也勝丘微甚非吉良毛利比且列
侯因此有請為上之憂臣請奉使適問疾許若至死
立弟而安肥之衆二議同進上從公之議遣公于肥
邸執勝丘殺于國崎邸大阪副畱守無遷者多死于
官人不樂為之給事中數某與忠知及公議給俸三
千石遷為謁者由是副畱守為美官有事于廟陵賞
知政事不賞祠曹以下公掌緣陵祭事白賞祠曹以
下各有差既而忠知移封姬路遷特進公秉政國之
事知莫不言尤畱意廢官公念采邑曾善于己有勞
于前朝子山形侯極謹慎以父故不得志稍白使防
火守門易與善地自謁者進領祠曹嫁其妹于岩城
侯以報其德寬延二年九月庄内侯為知政事以拜
侍從在今知政事前嫌宜居公之上進公為前列又

以病瘁故免代祭廟陵臨聽獄訟府邸燒命問大夫
人如何或召入便座賜名器皆非所當得三年四
月上命譴戾祭大宗廟公掌其事還白廟陵事上乃
使公又適命阿戾助官興修十月判度支受天下計
城鼓已牌後天時未牌先天時宰臣出入大率差半
時餘官省急遽不遑視事公以為是本為官吏之勞
也然或不逮畢事上下奔走失朝廷之體建議使城
鼓如天時逮事周議上令下告必畢今日之事必畢
退不必待未牌以省百司勞以正朝廷體上從之度
支章日數十百故事雖同案秘不之見公曰諸公後
亦為之國家大計不可豫知有關機要必傳相示謀
可否也嘗出一牘問孰可咸曰某價少公曰始余復
如諸公意今則不然有物于斯十年三更倍價一更
是利害所繫在物而不在價不啻十年之後減三之
一多一省官吏之勞也建東城公建言主其材不主
其價享保初賦錢關東給治河卒無事則止十餘年
後人或言罷之逮公掌計見小鄉小邑苦水白復其
法行諸天下民便之清人畱長崎或十餘年不得售
直入則闕上供因此貨益苦惡歲課不登公薦司
農松浦正信兼長崎尹經理長崎事清人皆還正信

反中言見黜人併咎公。平上命問長崎事于正信。抽其子為御史公事。益白德宗即也。遺命無造廟信。宗曰。吾聞古在不以天下儉其親。加之。大行功德隆盛而從遺命。臣子之心所未安也。我百年之後。宜從遺命。公率同列進言。上至孝從遺命。固所未安也。雖然。大行功德隆盛。依古制法。密之。可也。臣等聞續志為孝。若上不從大行遺命。千秋萬歲之後。無復奉上旨。是使大行之德不明乎天下後世。非上所以奉大行也。臣等請從遺命。再三言之。乃從。山陵後罷先驅等。賜金待闕。衆怨。詢公造惡言。書府牆吏寫以告公。懷入朝。示諸官。於是貪者無債主之責。漸次補闕。得其便。詢議乃止。公在朝。寡言正色。雖侍中之貴。參政之盛。不假以礼。然諸曹倍臣。給仕走卒。方有過失。一如魚見。適有欲奉勅者。固言無之。為政不苟。必為可繼。不以甘言取人。有利于今。有弊于後。雖違衆不為也。難于始。易于卒。雖受怨不避也。是以人初不附。終安之。有善政。必歸美于公。凡龜侯欲奏者。公曰。勲貴之家。如欲進位。固其所也。今雖衰不可請。奏者罷之。未沃侯辭。公送之。再三。公終不顧。侯出。公曰。過辭讓失其位。予故作色示之。仙臺貢字和事。宗子之礼字。

和不聽欲相誚公居間和鮮安藤氏君臣相誚公引
法歸罪于臣安藤氏竟安時諸官不得言遺忘亦不
得言人遺忘公特以遺忘救人之過常多給仕嘗誤
附參政文書于公徙者府掾不省拊之大驚公曰呂
未見參政文書取盡閱之反之參政無得罪者又有
大札秘儀注不示人公特曰是朝廷常事人々習熟
而後大札無缺有請便出覲其於私財不享用一錢
當宗族親朋諸官有急出招千金不取其報以欲公
私兼濟無闕事大行人適日光已發有中殤之喪公
召一大行人于府行代之慮其人雖有脩闕之命正
使已行無資糧出百金與之使還白與例所當得之
賜歲時所得列侯贈賄盡與之姻婭群下未嘗有出
沽公憂吏厉民以為功欲為官治一縣舉行之天下
上知使治三万石縣公舉廉吏掌之司農神尾春英
召其人詔以民情及增租稅之方公不得行志出私
財為民賠償為民興利與金買穀以備凶荒如境內
之法民建祠生祀焉公既盛用事言無不聽深憂上
長于深宮中不知民間事又徒知聖賢可貴不廣涉
經史人亦無輒進言適有儒臣以假名節經文者視
之曰是以可轉君濟民因侍中進之祈神永上省視

又祈毗輔贊翼為不違道所民也上因知公忠誠無
二寵待益盛為世子納妃使公掌其事後妃女適山
王還過公府上遂詔公與侍中曰余臨天下十餘年
無善政救民于水火其為我思所以利民余亦病不
能久在位十年二月令公適光陵告以此意公與侍
中言蠲民間連負十六万是時吏責連負所入有多
田租於是百姓皆稱万歲既侍中死四月召公增邑
万石傳位于世子也子立固知公厚德委仕如故初
不矜公立觀瀾閣于大倉故地公得其地樂焉欲起
陶淵明祠未成明年正月有病而宮使人屢問焉二
月八日年五十卒而宮深憫悼使參政表贈令天下
不興樂三日十六日葬于淺草日輪寺公朝讀書夕
置酒嘯咏延儒士呼曰先生未嘗有名之建文廟于
寢東行二仲釋奠每朝朝服謁祖先適文廟適神祠
有事使人代行府第燒恐老人小兒悸悚使人持食
就頤東莊燔火未滅檢衣物分與老者常善為官擇
人不知則置左右而後用之聞人之言不忘有近者
數月遠者三四年而答之見善法效見不善求其親
朋為之言不可而後黜矣罪人欲其亡逃及事覺不
小寬宥必極其法少時偶見拈圖圖曰我願無用此

為知政事日衆咸曰公當月罪人少至得邑人人言
當為此當為此公以為方我貴自不知踰佚子孫因
循不得共給畱此為奉上之資振光陵官吏祭先祖
賜群下及百姓金增隸僕食而已以府事殷吏士食
惡常取其食視之戒饗者以罪夜有報謂將命者曰
夫晝作夜息貴賤一也此吏待明日而可耶汝善思
諸其恤下如此夫人又松氏柔順和惠贊治內事亭
勝化之無妬忌閭閻不聞有失宝曆四年無子卒公
子男二十一人曰正定曰民立即曰幸之丞曰正泰
曰長助咸今公兄也弟曰正通曰某曰辰三即皆早
卒遺腹子曰正時居蒞谷別莊今公姊嫁高田侯大
垣侯宇都宮侯飯山侯嗣子其一未笄卒妹一約婚
福山侯嗣子一卒適鳥山侯一許嫁大垣侯一
許嫁高富侯一卒未改約婚一許嫁寄合上田義篤
其一未許嫁公卒今公立召入禁諭其冬拜為相摸
守娶高松侯女為夫人今茲安永三年二月為奏者
命侍講蒞井孝德伏先公之行以備名德採緝謹狀

擬詔序

清言之風無世而不有之也其在上也必有高行以
副之其發之也以其人為不足與言為不足與交不

樹掄枋而俟燕雀之突出，辟作氣以為鵬鯤之奉使。其人終日瞠然，不能為聲，不能整羽也。而後為得也。曾點之鼓瑟，申公之對帝皇，申規之見雁門太守，是也。至魏晉禪讓之際，豪傑之徒，慙不能守節義，競作奇袤之行，以冀無干豫事。膏粱子弟，不知所以然之故，而効其所為也。上之人不覺品題評目，因以有益資格也。是以高行掃地，而清言孤立。此清言之所以專稱晉也。而劉頌、傅咸等，焦脣乾肺，無可救療，以終始于晉之也。晉之衰也，清言亦絕。由是觀之，晉之衰，非清言之罪，不善擇清言之罪也。自是以後，繼廁簡冊者，楚澤之落毛，而非其本色也。近也南郭服子遷，紡此土落毛，題曰也。詔雖清言之風無也，而不有之也。亦其筆端之妙，殆亂其真。南宋董弅有言曰：「唐初之史多換旧詔，尚賴臨川以傳後也。是自高而下也。子遷之業自卑而上也。此其全反之，而同傳後也。可謂偉矣。」余友岩子行固孝也，說捫其餘作撫詔，亦殆亂其真。一日未謁余，題一詔，余乃叙曩昔所論以應其需。見者其亦宜知清言之風與清言之可喜與為清言之可賞有此三者也。

沃陽侯永而為長崎幕職將赴任蓋其人固嫻于徂
徠先生一家之言先生曰崎陽之學尤害于人悖戾
此行豈為舟子賈人是即哉唯其好遊江都之東
海逸邇而北不必論也長崎之西海紆餘而南不
必論也相距四百餘里名山廣川不在途上者亦希
矣況乎於左右望至其不可左右望者蓋亦幾乎無
有矣往也逢未逢歸也拾所漏而後無嫌于意耶如
余老于三畝之園者其復何言々々然我聞之
郡將之行日月有程食息有地不得苟行跬武卸鞍
閑飲居任一年非事不得出府門迎初在堂送故在
門其復遑指山州訪故事于長老耶此行恐亦不能
為是唯其崎陽之學尤害于人者以我所業折衷于
舟子賈人也內地姑置之清人及其所與俱羈縻之
夷紅毛及其所帶來遐陬之蠻容兒瓊奇唇舌恠異
冠帽詭削物產殊品周鼎不及談載王會不及殫悉
古今之變宇宙之情中實以博心目知慮者非如長
崎將安所得是莫非悖戾之就職之意耶如予安于
斗斗之米者其復何言々々然余之所以為望
者不止于斯夫崎陽之為鎮在乎察外邦之變審夷
蠻之情而賄幣貨宝與之相博珍奇瓌異與之相貿

者特在乎鉤致尊而已矣且也自通舟船所以待夷
蠻莫善長崎夷蠻之桀驁猛殺一如虜囚束手俛首
莫敢支招也況乎於緘其毒然俗吏之所以為轉長
官唯貨是視不顧夷性極可畏與外邦之不可測也
宋之失襄陽明之失澎湖皆用俗吏之所致悖戾所
知不俟余言周歲之日不為不多堂隍之職不為不
近誦招剏引害之跡排按簿查課之說使邊政固據
祖宗之洪規永絕內猾之後患余是之望余所謂聞
太子幼而私自憂者也耶欲勿謂迂且遠而遺忘之
為也其逢上之於山川之勝居住之於奇偉之觀誠
亦不足言誠亦不足言

竹贊

得風不擊受雨無声淇衛之種嶰谷之生此其何有
神思維清

呈世馨

中井兄弟之業譬諸吳人使蜀必求所以服敵而止
也如通詔杯酒之間未嘗有毫所記夢之栗山三宅
等知名之士而子慶補其所著保建大記為不如我
弟通詔想僕當時大醉戲以父之補子之美不如隣
人之稱之為優乎讀寄足下書恍不知所言非足下

記得當時座中亦報以黜詔之談重激彼人未可知也
也因足下得免千万大幸頃間無事取而閱之果不
及前人今舉一二論之其書類乎後世所謂春秋不
可謂之詔也亦不可自著一書題曰通也其儀論頗
有理而不濶大其陳謬如書賴家將死曰二十八國
封子割三十八國封弟此特領地頭耳曰封何也且
不曰以天下守護付子也舉其細而遺其大何也又
東語再曰始置筑紫探題何也其文字曰奔命若使
不中也曰甚射者不成詔也此類多有惜哉勤而不
成傳而得誹若少更張雖不博究事實至于綜始終
推治亂不為無用之書也然其旁亦一通書往來與
其兄言取揚子之詔而為人之字不可舉揚子之過
而為之戒也而不報去年論其易說往復再次謝而
不答自夫以來示文字不直寄來因示足下喬卿聊
言及耳似有深忌者不若此中人有所指斥輒改平
生行事無所諱避也且如聲律之說亦因僕往年興
象本也聲律末也詔發言則塗不己不言則犯尤
而勸之之詢於僕進退維谷唯僕似可噤口無言請
救于足下者雖然足下亦依違緩言勿激彼人
幼見其父其師提旗鼓于一方所當必碎無與爭盟

者自然無棄已從人之意安望不遠復也唯足下熟思

策問

問支侯納本國留次子奉支國祀此次子父已納為侯則不為承祖諸可於補廟者可於祖廟否又承祖侯可以其父未為侯而死者為補立席否又此支國侯廟闕昭乎穆乎一位上祭也祖如何此次子死則三昭一穆或三穆一昭廟位不成如何承祖者亦同三代非次子以下不承人後漢以後有是例不得不定是礼又父未嗣而出納本國為人後降本親次

子亦為承祖後降本國親是與為人後異而亦降父所引而進於心不安如何又降本生者以所納服重也依此例則此次子無服父母三年之喪如何父以為人後降此次子則次子無親之為之服如何

諸葛武侯草梁甫吟圖贊

遊意今古成吟隴畝君側之寵山下之阜聰常亂聽明亦豐蔀王霸之分容不之反其業其功於何不存

許由贊

孰其貌古傳以至今箕山不高潁水不深宛彼洗處振袂可斟顛寄一掬洗我此心

古鐙記

鍊倉北川慶重補直右衛門者家有古鐙相傳治承中香々美次郎遠光所作記其傳藏之上通皆知名之士所為言遠光躬鍛用之言其傳諸某言踏此鐙者無不陷陣擒將未聞有揚鞭走者其二皆證非實也延享初慶重有所欲獻持至江都會城南火起舍燔負鐙遷去皆亡其記介紹請余記其為狀也高膺反喉深濶長舌絕無文飾唯胸鑲鉤石成字似篆非篆不可讀也古勁雄怪鋪起黑赭即其作之者毅然不可犯之色髣髴手數百歲之下也記傳所載不虛

矣近世之俗紉袴子弟跨驊騮從青驪于康莊之衢而不知裝鞍結纒者與彼鏖戰歸家親作戎馬之具何天淵也因見是鐙有發是歎雖不能繼前者稍勝無記遂錄所感而應其需云寬延戊辰夏太室井孝德

故國子祭酒正貞林先生碑銘并序奉代先生諱信言字子恭藤原姓命氏曰林以享保六年生以安永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卒得年五十三初娶河野氏不諧而出娶高木氏生一男二女女男名信愛秘書監經筵講官先卒女一適生駒某生男婦改

適山木某一適石川某孫男女各一男名信徵即補
為嫡孫承重者女未笄先生病革請予銘墓碑以與
予家也也相善也予未及之辭而卒於是其嫡孫永
從先言按狀其先自加賀遷紀伊自紀伊遷京師高
祖羅山先生當我神祖驅逐梟賊創造鴻圖內贊
謀議外播文教國家典章莫不歷其手天下儒士莫
不出其門踰為宗師曾祖鸞峯先生亦與規制礼度
草定踰令祖考鳳岡先生方憲宗嚮學進拜國子
祭酒新孔廟大賢舍頭考雲峯先生叔父退省先生
繼業修職並侍講經筵林氏之宗益盛頭考娶畠山
氏無子先生小字石川氏出也先生幼美容儀祖考
與叔父偉之親授句讀必期其成名譽年十八同陞
經筵比班六位每有撰著便取裁定德宗末年有大
事于祖廟先生從頭考入對進高祖考所撰儀注上
悅曰有此書不恤不濟何不使我得蚤見也行礼之
時先生盛服押班於例六位不押班此出于特旨欲
使先生復草儀注也儀注成果能播告信宗立韓人
奉國書至拜為秘書監接待韓使造頭考先在告襲
拜國子祭酒修玉牒之闕韓臣有欲改更論難竟不
能奪至韓人賀上嗣位奉命草復書中人或誇其才

別具并進韓人不受用先生所草乃受上大驚有言
韓使者究之恐生事使先生從己所頌容問焉得情
即止韓人知先生忠于使者以上己日造饌如其國
之俗贈之尋兼東宮侍讀上自兩宮至執政之臣遇
待之盛起于曩時羅山開業平也于斯無一日無林
氏于朝西京之故東都之興郡縣沿革列國興廢無
不記于家天下倚焉嗚呼物過則衰致極則危雖哲
人哉不能免也安永元年春南郊火貫都城而北林
氏之室昌平之域皆罹災典籍燔燒而存者紊亂無
紀百年所聚一朝幾乎盡矣先生日夜纂集思供朝
廷之索焦心乾肺竟致身喪是時孔廟之跡金玉銅
瓦往往積于灰燼之中先生使人監護以待指揮士
大夫補其有幹事之能兵又嚴宗祀廟有司依其燒
欲竟不立先生據也數爭之復其舊矣德宗遺命入
神主于憲廟信宗疑之先生勸輔臣固爭從遺命家
子弟無誦先生論議特此二事因作圖得知也然性
簡傲治經籍外好莊周書前後所著逢火滅盡所存
至罕題曰松風亭續稿列侯宗室執政之家不曾屢
詣唯以與予家有舊幼時見其常來往也是以無似
之身不得固辭以銘其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嫡孫

雖幼能象其賢典章文物行歸其家是不可不恤是可

不恤銘曰

建我邦家厚此儒臣文教日貴寵命革新豪俊鬱勃
端緒紛緼不聞承父其敢傳孫特此林宗有源有委
不膏如陵不絕如水徧收混混同成湯湯不輒標異
不輕變常觀彼秋潦亟移曾懷後苦坳堦前象渚涯
千里同雲山斯之依百川分派海斯之歸万類彙品
皆具斯文斯文多岐室藏是蘊二穴殆盡昊天不吊
重葉頤頤姑婦號咷病之暴發儲宮切憂倉皇下令
方一異瘳有事孰問有室孰聞非特家禍亦係時運
時運維何万億渠央陷庭之種根莢芬芳况乃嵩曾
慶未充德况乃先生善居其職出贊政卿入育才能
服勤夜寐問溫晨興不為矯激不為虛憍慎命趨令
以先群僚經營不休以理紛綸拮据狼狽終滅其真
譬如烈士爭鋒原野之孫之曾必其榮者召言不遠
有如此石瞑目黃泉享祀千百

答井上潛

伏讀來書欲僕言木生于都講家亟因滕君卿侍故
祭酒公于幼時故事使侍今林公熟思此奉似微甚
大非如薦人于諸侯夫揚江一二君子足下之所知

悉寧俟僕言大小之事家亟與都講謀而後行之以
僕久其門適時有訪問耳僕未嘗有發端告之是亦
非先身而後林氏也為生得失而無所底極不多一
事以欲忠于林氏也都講足立斗之米不受列國之
招以其困厄時所受也如此豈厭煩避勞者哉設令
僕欲之安可開口勿論僕不知人也木生時望與君
卿相及耶若然能任貧若足下勿以為恤不然有希
富貴之心其害非小足下勿以為薦足下與都講日
日往來而欲使如僕終年僅一再相見者言之頗涉
詭秘之嫌自古有奇計者受奇禍僕受業于尊太人

不敢自外願足下思焉比年不常相問過此恐常無
期故以盡言幸無見罪孝德頓首

復源公子下森

前日立車騎于陋巷雖信陵之誼何以過之是而不
拜于門者其尚妄託王生報張廷尉而有解于也之
君子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而雖公子之清
閑未免歲事崢嶸然手自作食餉輒生其何德
坐飽饒口便人是誇為也亦惟安于公子汪洋浩渺
莫不包容也而不深自訟也耳今也寡君喪妹在縗
服中新歲就吉其不敢趨拜

讀大玄經

余二十年来未視大玄經偶得之以為不數過不得也
繙卷草略過讀首贊半知字誤畢知画有誤竟
篇覺太泛淺再過略盡其義三過之後未得其意盖
雄以易為不可尚焉別開一端表裏于易竟至離易
愈遠而無用也夫易不可尚焉乎且不可尚焉有不足
乎何不補焉有不至乎何不斥言作之之意終不可
曉又其字不出于六經於辭賦無見豈古今字而雄
獨知之後也以不盛行無傳之者陸續范望之徒強
為之割乎大凡與五十年所視無一關涉劉歆之言

於是乎徵兵

贈岩子行序

世稱島原之治曰法重而施厚令嚴而歛薄盖其先
君有貴刑名有貴教化而後嗣擇善者遵奉而不違
也是故吏寡事簡上有積倉之饒下無勞擾之患兵
暨余嫁妹于山家出入其邸所見與所聞雖業已變
未有大異于前唯其文學之聞殆若綫兵而有獨岩
子行以與山家有連得偶會見至願聞餘論不幸有
海颶之故朝廷以嗣君幼未能衛扼山海鎮壓蠻夷
東西換易遷宗社于宇都宮居二十餘年國盖不足

而緇緇勿施今侯之立奮思後故業治島原之民當
是之時子行掌老侯衛雖職之劇哉不廢所好辱吐
辭藻預名公鉅卿之會侯乃遷為典謁自近日與
講經史安永甲午朝廷遷侯為島原侯還牢都宮侯
牢都宮侯又苦遠涉憂竟不能供朝職於是兩得其
便也明年乙未侯從子行就封子行謁余求一言余
曰雖無子之言豈默而止之時哉子往至國之日必
觀所觀前政得失比明年子之返必將有言今之政
與前政若何與未東時若何假令今之政善者從之
不善者革之廢者舉之絕者繼之壯者不惜其老
者不匿其情士民無流離之艱婚嫁無失時之嘆子
雖無職于其際於誓子之業輔君以道可觀兵是所
禱祠永于子作頌迎子于岳川之上若夫文藻溢于
境內使四隣稱彬哉島原之為國者生平所蘊蓄
必有不甬而甬之盛也

讀韓世家

韓喪宜陽益危歲旱益急昭侯計無所出民有離散
之勢隣國侮之於是作高門示有餘力以仇膏隣民
雖怨尚恃不離散其用心誠寔是以成病至死豈不
可憫哉然屈宜咎謂時絀舉羸知不利于昭侯而不

知得子韜者也

...

...

...

...

...

...

...

...

...

...

...

...

...

...

...

...

...

...

